

在叙事中写人,或在写人中叙事,在记叙文的写作过程中,不论是写人还是写事,人与事本就相辅相承。要写好这类文章,最关键的就是要选择一件最能反映人物思想品质或精神面貌的典型事例。因为事实是最具说服力的。今天刊发的作品,就是以事为线索来写人的。

投稿邮箱: 380116863@qq.com
投稿热线: 2112035



和你在一起

一分钟,一刻钟,一个小时。

一家人围坐在一部手机旁,仿佛要接受什么神秘而又庄重的任务。呼啸的寒风摇拽着欲把鹅黄的灯盏抛出窗外。屋内静得可怕,我的心随着时钟的“滴答”声径直提到了嗓子眼。

十二点整。

那部手机仿佛休眠了一般,自一个小时前“黑屏”后就没有再亮起过——我没有被重点中学录取。屋内的死寂证明着这已是个事实。“这不可能!”我甩开母亲的手,抓起桌上的手机摁个不停,想以没电为由安慰那从山峰跌落到谷底的心灵。可右上角那满格电量似耀武扬威的敌人嘲笑着我,将现实的糖衣抓得支离破碎。

“砰——”冲入房间,我用力摔上了房门,试图将这残酷的事实拒之门外。

站在窗口,任冷风肆意吹刮,回想初中三年的路也并非想象中那样顺畅,一次次的考试失利已经将我打击得苦不堪言,我仿佛爬进了积着残雪的沼泽滩,前途渺茫,一片黑暗。

窗外的梧桐树抵不过寒风的强烈,成了几根光棍,像极了拄着手杖的老翁,凛冽的寒风在光秃秃的树干间游走,发出“呼呼”的声响,不断冲击碰撞着我的耳膜,我不知道他们在召唤什么,是不是在说“好好学习啊!”

“好好学习啊!”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不禁想起了您,老师。

每次上早自习时,你总会叮嘱我“好好学习啊!”这句话似乎道出您对我所有的期盼。

我时常会想,您所期盼的我是否都会明白,每天早自习的“好好学习啊!”经过一个早上的忙碌学习,我是否依然会铭记在心。

“好好学习啊!”当您千叮咛万嘱咐的时候,我总能看见您两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不敢直视,怕您看穿我所有的心虚。早晨的薄雾还未完全褪去,您撑着桌子的双手还未离开。可我又有多少次抛下您的话,轻轻应合后再给予敷衍的点头呢?

不知道您现在是否也在看着手机;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皱眉叹气;是不是也在为我感到可惜……哎,毕竟这样的我也确实让您失望了吧。

“叮——”手机屏幕猛地亮起,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的心里有些落空,微微泛着苦涩的滋味。

因为那不是录取通知,而是一封短信。

我不屑地伸出手指点开查看。

“我会和你在一起。”

老师,您极简单的一句话,瞬间渗入我的血液,想不到多个小时后等到的不是批评而是宽慰。那一刻,一股暖流涌入我那千疮百孔的心,窗外冷风呼啸,但我却觉得微风敲得花草婆娑而动,和风阵阵,春意正浓。

后来我顺利上了高中,每当我感到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时,只要想起那个寒冷却又温暖的夜晚,我便能应付一切,因为我知道,您会一直和我在一起。

庆元中学高一(3)班 吴昕芮
指导老师 胡仁友

父爱的温度



人类善于创造,也善于发明。为了探索月球,发明了航天器,为了预测地震,发明了地动仪,为了解一杯水的温度,发明了温度计。遗憾的是,这世上还没有任何一种仪器能测出父爱的温度,直到那一刻,我才切实感受到,父爱的温度是任何仪器都无法丈量的。

“好了,快点吃饭吧,等下饭菜都凉了。”老妈的一句话将我拉回到饭桌上,我的心却依旧如海水翻滚般久久不能平静。“你爸饭吃到一半就过去接你了。”这句话就如一缕熏香在我心房漫开,将我心中的不满一扫而光,袭卷而来的是满满的幸福与惭愧。

窗外的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已经入冬,窗外的风吹进来,让人徒增寒意,我拢了拢衣服,伸手关上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满心欢喜的我在车站下了车,本想着父母会在不远处等着我,可我站在车站门口,向四周探寻,却没看见熟悉的脸庞。一股失落感扑面而来,我看看之前发的短信,思量着父母一会就来了。大风忽至,夹杂着细细的湿冷,我一阵哆嗦,想着心中的失落,一股委屈与丝丝的不满促使我抓起了手机。

“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我立刻摁了结束

通话,转而拨打另一个,“老爸,我都在车站等了那么久了,你们怎么还没有来接我,我都快冻死了。”说完,为了发泄不满情绪的我,抢先挂断了电话。

不久,一个熟悉的身影朝我驶来,当时不满情绪牵制着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老爸,只是愤愤地接过老爸递过来的雨伞与大衣。一路上,坐在车后座的我不停抱怨着,而老爸一直都只是默默地骑着,并没多说什么。

说着说着,我才发现爸爸并未撑伞,而且身上只穿了件单衣。雨虽不大,但他不怕淋雨感冒吗?我才发现父亲记得给我拿大衣,怕我受冻,自己却忘了加一件衣服。突然间,我才发现眼前的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我似乎感受到了父爱独特的温度。

想着那天的一幕,我缓缓打开了窗户,发现那寒风不再刺骨,她变得更加轻柔,而且带着独特的温情。那是可以抵抗寒冷,不畏风雨的爱,那是一种可以在冰雪中温暖人心,在酷暑中带来清凉的温度。

如果有人问,父爱的温度到底是多少?我想,不需要任何仪器,天下儿女心里都有一把关于它的温度计。

遂昌中学高二(8)班 黄颖
指导老师 胡柳青

小院琐忆

小时候,我是在外公外婆的院子里长大的,所以与外公外婆甚是亲密。

离开那院子已有些时日了,一晃眼,院前的石榴已红了十数载,外公二胡上的马鬃也换了许多副。老房子还是飘着淡淡的原木香味,只是背后拔地而起的高楼有点突兀。

现在我常有一个古怪的念头,像从泥潭里上浮的水泡一样难以抑制——要是他们走了,我该怎么办?细思极恐。为了制止这种顽固的臆想,每周回家,我都会先问妈妈,外婆他们最近怎样?回答多半是好的,只有几次说是着了风寒,头痛得紧。我常会想,毕业了我要去打暑假工,领了工资就给外婆买顶印花的棉帽,给外公买本山水画,那是他惦念的。

每逢假期,一定赶回外婆家,哪怕喝杯茶的工夫,也得回去看看说几句话。前年的大年三十夜,众人酒足饭饱之后相继离去,只留我与外公在席上,外公提着小酒盅,抿一口白酒,开始畅谈当年的知青生活。当年,他也算是地方的文化人,一提到这段陈年旧事,总是怅然,每每说完后又倒了小半杯白酒,再饮。

老人很有几分不得志的味道,平日种两亩田,田里寻不到人,便得去阁楼上寻他。那里有一张很旧的木桌,桌上有半瓶墨水,一碗水,旧茶缸里插着两支毛笔。老人架着老花镜,俯在桌上正写着呢,我在一旁杵

了半晌,他才猛地回头。

“诺,送你的。”我抱着一个笔架要递给他。上次拿的稿费,只能买个物件。我寻思着那毛笔总倒插着,很损笔芯,就想着买一个笔架,鸡翅木,龟鹤造型,很古朴,又有寓意,店家说要99元,一分都不少。

外公扶了扶眼镜,起身瞧了瞧我,好半天才接过笔架。上下一番打量,抿了抿嘴:“好!”转过身去,翻出一方帕子包好,装进樟木箱子里,锁好。

傍晚,我在院里逗猫,土黄的毛团在院里滚来滚去,外公背着手踱过来,搭着我的肩膀:“跟我上楼去。”阁楼里光线暗,外公打着手电,吱呀吱呀的地板上铺满了对联,他让我蹲下,借着手电看字眼,有几张纸上的墨还没干……

又是一个假期,一进院里,我撞见外公正提着一袋豆角,他招手示意我也跟着“劳动劳动”,不由分说就分我半袋的豆角。

“笔架还好使吗?”我一边择豆角一边问。

外公抬抬眼说,“喜欢着呢!”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纵横有致。

好长时间没回去过了,真的想他们了,想和他们一起坐在院里,晒晒太阳,逗逗猫,消磨那半天的时光。

景宁中学高二(1)班 叶锦园
指导老师 陈卫东